



芝山會稿三 存書良

辨書

和心  
1376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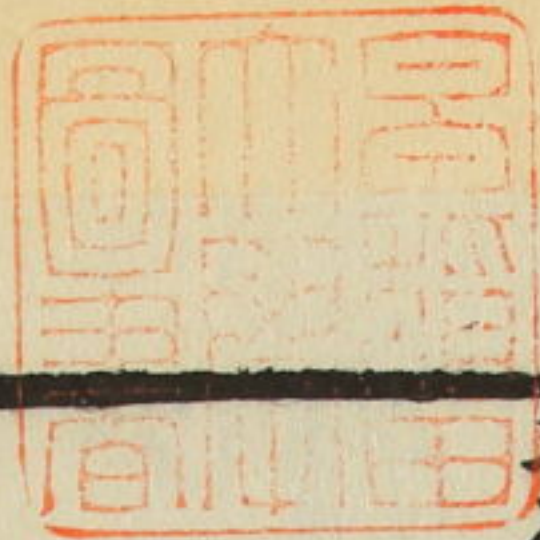
和  
1316  
3

芝山存一書卷之三

辨

士風辨

學之不講義之不正道之不明嗚呼其矣士風之衰也材良行修孝廉忠純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足為國家之梁者今何在哉又抗言直諫不懷居見危授命圖名節之士猶未得多聞焉惟斗筭輩區區營營於殘盃齧冷炙擊踞曲拳蒙車轍馬蹄之塵容悅微俸為賣身買主之謀者徃也皆是渠云某邑幾萬石某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州許多萬石地廣俸厚財殖粟豐我領宗夫公而索  
仕官因茲老而竟聞達未嘗評國之治亂君之賢愚  
厥雖不利而吾不信也間隱默不忙處窶不競者其  
實才短力屈之計策爾匪苟安之故觀富貴榮曜流  
涎凝睇羨慕看之不能為有命豈敢漠然如浮雲處  
士既然仕士槩可知焉其文學武備狀於春秋陰陽  
不當缺一如雙翼兩輪今也否講武而盲乎文學文  
而廢乎武故馭馬騶弓通劍術曉兵謀名于書長于  
數者迭相譏訕自倨傲鄙哉執士之技藝如沽父之

術價也或略務記問辭藻便勦說雷同便潛竊造工  
強顏稱學士儒生覩然無敢用耻矣在聖賢之道何  
所似哉毀遺體著異服更莫深遠之致莫高尚之趣  
士夫侍遇亦與醫陰曆祝之屬敢罔攸異也我人共  
不駭怪則世之惑也中葉以來佞幸之風隆行有鬢  
髻粉面沃若麗艷以色媚主唯用順使令為職者殆  
是妾婦之道匪丈夫之宦也又利口饒舌而巧言威  
儀便辟而恰飾今所謂善士然而終日言咸市井俚  
近之語未聽正心修身之問答竟自動咸閭里滯愚

之態未視合規當矩之容貌阿諛逢迎誣君違戾嫉  
能及亡乎國為斯殆哉又逞形豐頰攘臂張誇云我  
祖樹先登拔壘之功我父得攻擊斬魁之級千石祿  
鮮萬緡尚不盈是他之常談悲矣人之慧也賁獲之  
子不聞肖父之勇力管晏之孫豈得似祖之深智耶  
人的識義重於生將帥嚴軍旅之律誰蒞戰陳而無  
勇固非繫其先之武及不武是皆學之不講義之不  
正道之不明故也適有誠實而守已不失貞亮而慎  
死于節之人乃彼謫詐姦兇狡獪暴者相聚而歎

憎群嗤為迂為癡為懦遂難與共立矣抵牾不容矛  
盾相友其品之殊也雲從龍風從虎同氣相求也聖  
升九五而后萬物覩嗚呼二帝三王逝矣邇取譬戰  
國而徃厥風髮鬣於我邦縱雖有藺相如微廉頗安  
能伸其志位其朝而輝燭隣國加威強秦縱雖有魯  
仲連微平原君田單安能一說却乎百萬之兵羽檄  
屠乎聊城之堅復焉曜聲譽齊趙之間延揚後世哉  
韓信不獲于高帝但終於胯下之怯夫孔明不禮于  
蜀主徒老於南陽之農夫孰與建接四海之鴻業何

時見動天地神明之誠忠范蠡嚴子陵亦後勾踐光  
 武而後識為高士之準百世之師萬人之傑不然則  
 歟僉以為偃僂商父倥侗漁翁而已然遇不遇命也  
 志士如彼柰哉居仁由義修身以俟之既不克得志  
 與民由之則獨行其道而已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  
 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茹藜飯蔬道藏陋巷而無  
 敢悶真樂我之天爵尊於秦楚之富若許乃與三代  
 之賢士角立焉不義之祿千駟萬鍾輕於敝屣奚為  
 區區營口食干以壞名忝先哉嗚呼士風之頹敗其

繇何在歸咎諸士乎抑復天乎剛斷之君英烈之相  
 所以當審慮也表正影弗曲源清流世濁斯民也在  
 昔皇化醇敦之氓也道未墜於地儻講學正義明道  
 以德舉士提撕奮揮懋以草矯厥弊其庶幾觀一變  
 書云作新民協和萬邦黎民於變余雖罔官祿有  
 有姓而非無賴人又非商賈非醫卜然則云胡曰在  
 草萊之士既列士類則盍感此廢是故不顧歟憎群  
 嗤敢作辨

名以國辨

卷一書

三

三

昨在一縣主之館竟曰晤諾縣主學力卓異志高行篤但所示名字說不知為何人之作言辭鄙拙義亦繆戾僕卒欲指言而念成事不說既往不咎暫隱默耳退後竊悼禮文之湮晦而不違顧避敢為辨曰古者子生三月而廟見乃父名之歲及二十初冠乃賓明字之而尊其名矣後來或改幼名亦依父兄之命若或不然則身親易之也已見若蘇名二子之說劉屏山字朱子之說而可徵焉今時有并名字而為說者則非家禮之儀異於古經之法僕閱彼名字說名

魯為魯鈍之義則古人字魯直彌魯齋之意猶是可也然諱名不諱姓如其彌與字亦未聞諱此則匪可例論也名魯敷演其義而說為魯國費許多言語故字泰義便取泰山之義厥言支蔓不達文章遂失本色也吁甚矣曠于禮之訓也曲禮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其論詳載于左氏傳乞試一看焉古今之通論也況魯文明之邦泰山五岳之一乎夫子以山名居立為名為字則分二名而偏用非名以山川之謂也允非常禮而事之嫌者敢

不可法焉抑避諱始於周人漢唐以來尤劇矣只管  
率世習拘亡忌避無證無度故韓文公據禮經為諱  
辨可謂明白正大矣胡秋宇曰退之明辨然當時終  
不以為然世習難變也如此今名之以大國字之以  
名山則侵古禮之微陵近世之禁不曉子孫之忌徐  
仲車父名石而終身不用石器杜甫母名海棠而一  
生不作海棠詩今也名魯便孝子順孫有不忍讀魯  
論者歎子曰蓋有不知作之者我無是也僕憎陋儒  
無知而妄作也或曰汝言非也我俗不知古禮無諱

之法僕謂不然抑為名說為字說固非我俗也倣中  
州之儀既倣其儀則何為不據其禮乎

疏牋

請致職疏

瑣尾鄙臣大高 李明 實恐實惶拜摺願上書  
謹言執事巨卿管攝以聞

夫察臧否而為用舍明主之所專也觀時勢而圖進  
退志士之所慎也臣罷駕非騏驥之逸朽櫟非梧檟  
之材浪逞虛夸騰達邦家總茲聲聞過情君子攸耻

也臣少時事岩城太守藤公遘郡之多事不遑啟處  
 公賞其馳驅之勞進班秩闕機務兼為世子之傳不  
 幸覲其覆廢慚訓導之不徵強致仕而去遁乎南岡  
 下我使君忝聽浮名蒙慰問遂令執事招呼臣是  
 以接遇講席咫尺玉案當時偶因介僨為宗室大邦  
 標然而以使君懇惻先到皆辭而不往使君廼  
 賜白金數百兩暨菽粟許多踰年改貶祿若干員時  
 時忤于群侯又踰年擢奏謁職其後與府第諸士新  
 賜月俸去羊得任子恩長子義明十有六受俸而給

使令嗚呼待遇之渥何以加旃禮云報生以死事君  
 父之謂也國恩荷重剖心析肝云胡報萬分之一子  
 孫奕世涵濡德澤執鞭操屣前驅後從宜為奴隸輩  
 此我本志也竊算近來糶值歲賤耗費歲繁故雖極  
 節儉無奢華然祿資不足貯畜稍匱假錢至一千餘  
 貫矣季冬以來殊劇憊困糲蔬共罄糟糠不飽妻子  
 殆瘁僕馬幾疲只憑僚友故舊之憫纔脫寒餓之死  
 何以酬債主何以償物債絲纒半斷障泣既穿櫛朝  
 飾舊袍衫垢弊瑩亡無風采僕亡無雅儀胡為齒于



同僚從元士之後乎也世業已尾裂不能自彌縫區區偷宵旰之安不如歸臥于蓬簞伏願俾臣父子獲免譴責之微軀廼結鶉衣餬口於人家累此離以過歲月却勝於畜馬御徒糶食弗繼支錢弗給眷念妻孥心身日勞擾而已視喪而漂散則假貸主亦當憐而寬宥矣臣愚冥頑奚敢希公養古者開籠放白鵬出野贖老馬厥蹤雖異設心斯同物各得其所庶幾仁之術使君善容狂簡斟酌下情施行惠恕入僉稱江海之量權衡之平雨露之普豈不美哉不偉

哉秉筆臨書固任恂慄戰兢之至臣李明頓首頓首謹言

呈同僚牋

余為孔婁迫難居職事上疏請藏于草萊嗷口爍金積毀消骨唯恐謗議起而失其真故呈牋於同志以自明

貴道重義羽翼廉介志士之操也哀窮矜乏救援知舊朋友之任也愚髫齡尊信經業於論孟詩書易經講習討論蓋積年矣好作文章於左氏太史韓子之

書最用精力亦久矣厥他騎射書劍兵謀師律詩賦  
詠歌鑿方之類莫不一而效焉又莫有一而成焉竊  
歎徒勞無功屠龍雕蟲之技也弱冠事東奧之郡牧  
壯強為我使君見旂招既受中士之穀弗應謂非  
薄而庫無餘財殆將凍餒余世計之拙也固矣但尋  
厥繇乃復非世可語也或屢會文友或周賑憂貧或  
嫁姪姨不愆期或惠臧獲不傷意又內雖節儉然外  
備僕馬由曩轉客借百緡羊息且比羊糶賤而  
廢物貴其如此矣財用歲縮糧食月匱竭力以轉移

逮茲罔柰何僅存齟齬之劍襜褕之袍耳敢不克痛  
家人勤公事常產已破猶偷安欺人還失常心士假  
饒無常產豈可失常心者哉是故欲致為臣而去寅  
上疏賴執事以聞凡士之行已非一樣有端直者有  
諛佞者有廉潔者有貪汙者有溫恭者有傲慢者有  
強者有懦者有拙者有巧者是以其從官也非一端  
有以德行舉者有以事功舉者有世臣者有羈旅者  
有待賈者有行沽者至銜售飾賈者猶女自灼奔從  
實醜行之尤也資稟萬殊人情參差故君之待士苟

非一律當厚薄遠近當踈密淺深施設不齊政之體也詎比而同之如許行為偽然哉私省拙迹踴踴矜矜然自許匪婪瀆奔競者也我方請退隱大槩陞進者虛譽存臻斥逐者謗訕沸湧是亦人世之常態也智者垂大於知人仁者無先於愛物吾子為人明且慈我以為憑恃古人謂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有嘲愚之蹇劣係窘阨者吾子為愚解云昔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君子以為賢今也覲食君祿什七八在內者我獨用祿猶魏成在外之

效周禮叙士之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我獨為任恤多少賦散竟至屢空非調度之侈所謂為仁不富矣貧者士之常也飯糗茹草之哲為放勳試獎簞食瓢飲之賢為宣尼嗟嘆繫古聖神抽薦之範觀察之軌孟嘗尚養馮驩之乞魏主淑賑高允之宴斯識素行高潔而苦貧者明君所以賞而周之非所以誦而捐之若有訛過揚異邦之奴者吾子為君解云治國者務採察求訪何必拘其所產乎成湯聘伊尹於莘野文王迎呂望於海濱秦穆麾百里奚於宛吳王得子

胥於楚子房韓相之胤孔明南陽之士咸非漢家之  
驚臣矣我朝良將猶知才難知多士之美而欲糾合  
諸邦之豪邁以廣界境成偉績斯識用人固不止一  
州之所有也思馬齒近知命而未曉達心自共既髮  
髮悉備矣為有意於扶洪業植奇功以取榮曜哉我  
使君適奉大作之 詔興役徒萬夫耗若干萬金敢  
匪希公養望救濟之日故不顧乞道路斃溝壑斷然  
請謝恩辭祿蘊蹟草莽巨卿可山余所宗素被旃幪  
吾子相與訂議俾余去就順義進退由迪可也書未

盡言須細燭衷懷李明再拜

呈岩城孤卿松公牋

律入林鍾炎熱鑠石涼風猶未到神氣昏蹙惟明  
公微恙既快豁尚須加保護僕兒子矩明頃見 刺  
史君此後時上當侍左右給使令 先君之時明公  
嘗為僕之宗主今兒子亦開明公之獎薦 使君奕  
世之恩遇僕累葉之沐澤併依明公之舉君公惠憐  
之渥假饒隕首授命焉獲酬萬一耶抑知臣無如君  
知子無如父僕雖至愚極陋遍歷汎交熟於視人奚

有溺愛而不識其子乎茲兒十有二性質遲鈍且拙  
是世俗之所深憂而徃哲之所甚好也奈何則鈍者  
重厚拙者簡默自古曾子尹彦明皆以魯鈍遂續孔程  
之統周濂溪戒巧而喜拙其賦亦可看之聖賢所以  
警機變嘉木訥也凡才之成就必有夙晚質魯者其  
成也晚成得必確定矣茲兒歲殆三十隨量材成宜  
適斗筭之用願明公採微言達使君後來試其驗  
否當信我言之不欺而已今厭默拙不了敢罔笑而  
廢矣聊截戲拜謝君恩之辱其無限意非筆舌之所

罄也季明再拜

書類

奉復丹陽侯書

六月二十六日武陵大高季明頓首再拜奉復丹陽  
太守大江尚長公閣下茲月三賜瓊簡兩書嚮已獻  
報計既得關聽昨昨達來尊牘恭承台候萬福下情  
快豁辱問採新之憂瘡後兼脾恙溽暑昏倦未有起  
色更入秋涼乃漸脫病惱莫賜垂念蒙問讀書一  
條初春侍講大學之時有委曲陳白焉其法欲虛心

涵泳切已體察莫書自為書我自為我欲堪煩細看  
矣莫安放過以貪多古人有言讀書千遍其義自見  
余常觀經義先取元文集註熟誦玩味到數十回而  
後商量於語類及大全其義大段明而後考諸說之  
異同至蒙引存疑淺說講述之類其是非得失朗然  
如指掌而後遷附他章是乃古人讀書之遺旨也今  
將學古人不若茲遵循則欲行胡而歧步於越豈弗  
誤耶合置大註先見末說紛紜則如無楫舟漂於曠  
溟本文意為其所隔終無窺知聖賢微奧下落之處

薛文清謂註釋繁多甚於洪水猛獸之災為此也徒  
依末說小說而講習乃無為己之有諺云一夕遭災  
而火其書則學問俱喪誠可哀哉讀書者學問之一  
端祇是一端猶此踈昧矣為炳義理變氣質正心修  
身以及國家乎也是故世俗謂學文無益于躬反害  
于心彼素弗識古今明君英相孝子忠臣正士烈女  
皆無不因二帝三王周孔思孟之教但見學而無行  
者立此論亦宜矣水火不可一日而無之其焚灼溺  
死人事之尤若有傷食者豈云五穀之故乎縱有學

卷之三 十一 書

文而繆者詎妨前修之謨也然而強者觀剛事而喜弱者觀柔事而喜載如以水救水于火添火攻靡矯採氣習而聿墮世俗之論此間所以當謹念也所讀之書小學四書近思詩書易常誦詳味宜服膺而不遺其餘見淵源錄言行錄便洙泗濂洛之正宗趙宋君臣之懿範悉在焉厥為補裨不鮮矣讀書錄唐鑑亦好看應有心得也凡雜書異論一切禁絕唯非費駒隙而已適足碍良知妨心術莫好吟詩著文伊川答朱長文之一書又接呂大臨之詩而議其字精當

宜試看之僕自十四五嗜造詩文閣下之攸識也雖悔漫過光陰無益于今豈非閣下之明戒乎 見喻用人之一條夫進退於人之事關於大體而極重不宜容易倉卒自堯舜以來廢興存亡罔弗一繇之成湯聘伊尹而創業夏后惑窮桀而身弑高宗學傅說而中興桀殺龍逢而邦亡文武拔進呂望散宜生委任周公召奭而八百年維持寰宇辛紂廢桀飛廉惡來囚殺箕子比干而一朝傾覆天下高帝善用張良周勃而恢興四百之鴻基後主專任王莽董卓而消滅

炎漢之光輝，大宗克擢王魏而得致貞觀之太平。玄宗  
 宗叨信李楊而竟作大寶之禍亂。仁宗用韓富而宋  
 朝斯治，高宗迷檜倫而南庭彌衰。用人之淑慝係於  
 邦之治亂，倭漢其蹟孔多而不可歷舉。昭然史籍，閣  
 下之所記也。君子小人各以類聚，故進一君子乃選  
 舉俊傑，政綱賴張；進一小人乃連引奸兇，流毒善良。  
 故古之賢主雖進一士亦如不得已，咨諸元老近侍  
 謀諸智臣眾庶，又親審察能否而未有輕忽焉。固非  
 為各祿位也，為黎民慮遠矣。既知賢復不急舉，遲緩

猶豫乃群小媚疾沮遏而為國之病，是亦當深思也。  
 今世諸侯牧伯欲學道義而不深掄其人，濫取商賈  
 兒僅闔詞藻牢落士，徒勉記聞釣名媒祿之輩以為  
 講習之師，吁誤也。逃哉閣下自登莘教，七嗜學郡邑  
 善治傑出於群侯之間，今也處士負器局挾巨志者，  
 屬望之君纔無過三四人而閣下殆居厥元，豈容弗  
 戰兢畏慎而思始終惟一乎？易曰：「快履貞厲，恃其聰  
 明則為聰明所傷，必然之理也。」當世草萊之士，通明  
 經業曉達治道者，莫越二三人。閣下皆既面知之君



有大為之志然無輔佐之臣士有豪邁之才然無信  
 用之主則其道竟不行其志竟無遂經曰才難惟善以  
 為寶閣下貴重人才親仁尊德須易好色之心晉公  
 敬亥唐蜀主顧孔明自忘下乘之富而重於嚴宿之  
 賢儒哉後代人牧之明鑑也 承旨為政之一條是  
 最非僕所肯闕也思出其位侵非其分不趨之罪也  
 然而依經傳考之載其道路略可告凡治有體有法德  
 業之蓄積自躬而推以洎國家天下嚴於君臣之分  
 敦於父子之親男女長幼各有次序不紊是為治體

乃統國之大綱也在寬在包而不迫不刻先有司赦  
 小過省冗費禁奢華貯粟藏錢或賞有功或救荒歲  
 時散施莫使民苦飢寒山澤有虞而不暴殄天物農  
 隙蒐狩而克講嚴武備平物價謹權量設法令置禁  
 戒皆克斟酌古今而不拘事跡能得合先王之微意  
 是為治法乃持國之大用也治體治法既明政事斯  
 行前日所議祠宮釐序乃治法第一之事然亦須遠  
 謀勿乘客氣太駭俗視知時知勢學易之大旨未計  
 時勢遽作則為善却成惡為祥却成殃政之抵帶為

是播動而難獲建立矣抑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道不明身不修則與君子背馳與小人朋類如其讒諂侍傍浸潤日聞膚受遽入則賢者不能一日安其位或沈溺于佞倖美色或耽嗜于器物奇玩乃外荒內蕪蠱惑茅塞必拒直諫正諍憎忠直若讐敵言路已壅上下不通何以陳善閉邪人亡隱晦不告良臣奉軀而退故九經云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旅獒云玩物喪志玩人喪德欲善者之親已無如改過不吝改過則格心淑身之基也孟子意

為一格君心之非則用人為政之違不謫間然自正而國定矣程子亦以為王道之要在謹獨汲黯曾規諫武帝曰階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偶獲格君心之道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故列聖之學千變萬化自心上說來存心之道在居敬居敬之方戰兢畏慎是也感興詩云恭惟千歲心秋月照寒水自三皇迄今日度千萬歲聖賢無二心中華我邦何為殊哉唯此處所以應潛心深尋也關中不賤僕之困陋寡聞獲忝示諭所謂不耻下

芝山會集卷三 存一書

閱詢訪採察豈非扣端而竭言乎伏願許安誕之祭  
執據萬一之可則幸甚李明頓首再拜

謝何林二老書

明啟茲秋長崎鎮巡牛込氏執余詩文併與明嘆美  
之誦敢瀆高賢之台覽辱賜贊稱珍語及瓊韻一律  
獎揚踰分感刻不勝顧赧然愧慙不知所申謝余至  
愚極陋殊非近似于道下髻嗜書漫浪唱讀然於義  
理之學迄下焉未有開悟信得空費歲月春乎過二  
十這為天壤一棄人終身之憂全在於斯如綜繪華

藻乃不暇專用心也間為著述卒然偶然而成弗校  
綺語秀句以動人疇昔叨吟行路之詩徃日猥掄辨  
訓賦贊咸非勉搜強揣也倅惚之裏情懶腸枯極拙  
造語方足獲無知濫作之譴抑漢倭言語不同重譯  
倩毫漸通凡布字遣辭不審協中州音節與否格律  
體制一切未應的知是以欲匡諸上邦之俊傑既久  
矣浮屠氏外嚮有陳朱二氏寓於我國共僉皇明之  
遺民也陳在洛而曩相會朱在此而適面晤潛察厥  
言行學術疑非端誠純粹矣多猥俚之態乏彥士之

姿詞賦亦似未英懿故不欲就而正焉是復所以下  
愚耻問唯為上智見鄙賤者與頃羊大鵬棲翮我之  
邊境聲價轟耳而相去萬里無繇縮地未克挹龍光  
聽聲效翹跂空抱慕藺仰韓之懷冀託善語塵編以  
祈高賢痛加斧削是區止之志敢非欲忘量而為炫  
耀誇矜云胡不垂矩訓却蒙褒望外嘗聽禮不妄說  
入不辭費予奚怪哉蓋云卑陋之中此優於彼之謂  
耳然而扶桑固多士也識者傍視恐有過恭之議又  
士風一篇特發憤懣激烈之餘而尤所以用精神也

林正談曰有意剷除之弗闕高賢之擇孔為遺恨其  
性道教法皆賴文字而得明于四海故曰文者載道  
之器也監往照來遠邇相傳弘識古今達情漢倭無  
一而非文章之功矣雖德義之學詎敢捐絕焉余曾  
不慣文字今欲宣積悃侵嚴聽亦難矣此後當依便  
風呈侏離之語幸莫嗇巨誨觀縷郢政攸齊律詩莊  
儷鮮潔琳琅之韻沈澹之味驚駭轉羨從容於詞葩  
場余匪慚以嫫姆之醜傲西施之頰熟慮玉石惟潤  
馨並雜罔肯賡和謹修尺素虔謝荷惠宣詞靡異

故不別幅二公顛原宥日者冽寒霜花滿庭伏乞倍  
加保護以慰霄雲之望不備

贈何林二老書

瑞鳳西來枝棲日淹流俗跽全更疇共詒迴想羈情  
悽愴驚鳥濺花恒怒路阻蒹葭未遂披雲適得吾牛  
鎮之書就承二老康健喜溢眉宇且因曩所奉之賦  
贊記序訓論評說等文及北江集記行集歲旦懷寄  
其他百餘篇詩章恭辱假借言侵齒錄標辭詩文兩  
全集寔契我門牆葵向之冀伏讀仰思攤卷弗弭嗟

偉哉英邁之氣凌岱宗佳麗之姿奪鳳篆驪珠龜朋  
酷惜含蕪語之端雖惡獎譽過當其實僉將啟吾蒙  
捧誦之餘宛覩微旨肅領矩訓榮踰旌表匪筆舌之  
攸能謝時二豎緣軀故弗遑報遲滯到今唯恨未呈  
詩文全集故欲自檢即世事如織暫待後便令家童  
繕寫賒詒欲涸嚴視而祈慈斤也岷岨者平之木拙  
者華之焦桐尚庶幾收於煨燼之餘矣前既蒙訂閱  
之詩章便替稿別錄而珍髻齡肇綴文字洎茲馬齒  
長亦亦有七初讀唐詩中看擊壤集然樸樾隘陋未

能決擬古頃講四子近思尚書周易日罔空隙偶信  
口浪哦任手紛作不克游藝苑以攀香桂邀詞林以  
咀芳華龍鍾不進卻倍覩顏晞二賢憫憤排而啟發  
之陶鼓而就宿志但以我知言語不通詩及文咸未  
當中州之調度雖詩於文章固若一塵然詩賦有節  
奏有音律散文無其拘而止取于達意是故詩賦又  
難成整於散文矣不知為奈何萬惟暢寄牛鎮之書  
中具以達高聽炤亮不整

答鵜真昌書

昨得華牋承吾子康健慰我瞻望聞說修日本史既  
過半我邦古今之實蹟瞭然肇昭歷代孝子忠臣之  
靈由是就安亂臣賊子之魄由是受誅吾子當勤厲  
早終其功豈帝後世之龜鑑也哉仰任君之台命俯  
繼父之遺業苟兼盡忠孝之道也舊臘所覓吉良記  
六冊今蒙許借南學先進所謂南史野史是也我祖  
先之武烈亦具載焉他日繕謄畢乃可還璧之懷寄  
一律漫步錦韻吾子必痛加斧削可也僕日多事雖  
三餘敢不能讀書講文徒懷游學於洛之昔而已無

日而不懷之不知吾子意如何深草元政陳元贊執  
交吾子有年于斯僕在洛晤語不過二三會僕當時  
年少氣銳不肯下人唯視元贊為人卑猥瑣碎無風  
雅之致元政為人暗弱固滯無實見之明或賤或廢  
日與同志訛笑耳又無觀厥詞葩之可取也故不屢  
往來不亦惜乎嘗聽明儒評曰元贊之詩不如石丈  
山丈山之詩不如元政元政為近世詩人之魁然而  
不先務組麗之上直學入自然之拙是以似自在却  
到散渙似平淡却入枯槁此議學詩者不可以不知

也又聽朱之喻老人往羊謝世心越禪師無恙否定  
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亡清譚僕嘗邁彼二老者前  
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話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  
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絕延寶初余與天間獨立  
往復數書余問知元贊之喻歟答書曰非面知然曲  
得傳聞其實也贊是市井之販夫喻是南京之漆工  
彼儔奚暇為學又奚作詞章乎其言然恐刻不審信  
否恐更難信唯憂文道無人吾子見其人乎近來偶  
逢木老儒一癡訥人而已未嘗看風彩曩遇荒景元

贈答詩數章學力未如幼敏之名也但士三日不見  
 刮目而待此人未老其後所至不可識也先日東都  
 騷客十人會我書閣各搜題作七言律松翠雲賦春  
 月曾鳳石賦鶯歌橘洞賦燕語板丈菴賦春山麴春  
 堂賦歸鴈佐玄龍賦桃花文山賦杏花東峰賦梅花  
 篁洲賦梨花僕賦海棠野鶴山晚來賦碧松諸作皆  
 佳斯十人各發英華於武陵之詞宗也暫筆一律呈  
 吾子碧松詩曰窓外亭上翠一株深陰風韻友相呼  
 歲寒同操竹為伍雪後雙清梅不孤何有斧斤尋澗

壑故將琴瑟殷江湖貞姿卓立數千尺自耻秦時封  
 大夫試數回吟詠方諸丈山元政之作為孰勝乎恐  
 當不立他下風何日相邁而解中心之蘊萬惟非面  
 晤便不能鑿焉不備

復山名柝隱子書

上邦之賢良其人溫如玉恒娛墳索好玩辭賦自慚  
 硜已無雅儀加之世以世事若蜩絕詞風月投翰塵匣  
 久矣春來觀物復增仰慕偶然斯賦瑤函就知高明  
 更健并示首祚詩上元詩又客居律雪律各一篇悉



是瑋瑋之聲青藜之光熟讀宛如吞鳳篆漱雲漢唯  
憾居阻萬里而不能面聽聲歎餘埃後便忽不備

答紫塵軒松公書

昨賜手教就承起居萬福堪慰瞻仰聞說近日大駕  
東歸明公亦隨輿僕微恙稍愈窺公事之暇而拜送  
榮旋來書曰某昔日事京兆尹君僚朋情睦今雖不  
同席何忘舊好哉嗚呼情義高厚譬猶丘岑故人敦  
篤之至也又曰余為國家欲得良士未嘗斯須忘懷  
也夫國得人則治失人則亂矧用媚嫉妨孝士者乎

故黜陟臧否只是大公不容私於其間是真古今之  
格言治道之要法所謂賞不辭雙爵不避親其此之  
謂與僕曩侍執政和州牧聽其語曰薦能斥不肖不  
如用能憫不肖揚智捨不智不如使智誨不智是亦  
君子之德言也子曰舉善教不能則民勸孟子曰才  
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才也棄不才則賢  
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  
則不棄也魯求備于一人在古大聖人至仁至厚之  
言如此盛周之代八百餘年致太平之規模於是乎

在焉凡治郡國者豈可不慎思耶明公深省認心體  
察此間須知王霸用心之異也明公淑信茲語乃國  
運之榮黎民之幸若我兒子矩明年猶幼是當養當  
教之不才子也不有惡逆大故則不可棄之舊也何  
以入賢良之列當黜陟之路伏乞加恩恕而覆育可  
也謹狀不備

與好章英童帖

天之生物參差不齊羽毛鱗介草木玉石飛潛動植  
其性殊邈也唯人也得五行之秀為萬物之靈然而

智愚剛柔其稟不一有自幼而敏捷有自幼而癡騃  
或有幼敏弗老成或有幼癡却晚成其亦千緒萬端  
敢難梗槩矣井上氏之子名好章挺英發之資僅數  
歲既誦幾許古言又嗜染翰得天然之風骨楷行州  
八分咸信手寫去大字勁直加關東小字分曉有餘  
裕所謂肅然如端人正士髮髯如舞鳳蟠龍是故當  
世能書者林道榮佐玄龍稱嘆不弭屬文褒揚嘗聽  
王逸少為兒時筆勢豪邁而泣李衛夫人逮到老大  
果妙超古今我好章少年善學體法勉強無惰斯悟

厥玄真使心正而筆正則絕倫拔群庶幾窺乎羲獻  
之門牆矣奚似羊欣英名後來更羞澁哉余嘉彼勿  
了之敢為文以勸積年磨礱遂致寶器云爾

與高慎夫書

曩洛東解携以來歷幾風霜自君逃于南山後絕鯉  
素亦數年每檀堂講經遙憶高議每雪月哦詩遠慕  
光彩下得中冬鴈箋所起居康寧心胸快豁若披雲  
霧高賢飄然振衣葛城山韞蹟巖窟中此地天下之  
名區也山深泉潔徑斜樹老須枕石漱流看花見雲

俗慮與車塵隔雅懷與佳境暢堪羨甚僕在此二十  
餘年既事三侯家或出使役或入近侍或侍講讀或  
關機務或擢世子傅或進奏謁職彼此勞擾日夜勩  
勩臧獲數十口育兒五人二子已成之受俸給使令  
宓費月繁儲資日匱出則主事如麻歸則家事如蠅  
首白齒豁身心勞亡何暇得誦書討義以進于高明  
乎足下當顧僕之憔悴憫志之齷齪未喻具言南學  
傳文字風雅議論正大語簡意奧非淺陋之所能逮  
也虛譽過獎允可愧忝僕從年偷少間隙秉翰於空

山會集卷三 在二書 十六  
惚強纜成編耳未能細評訂適呈林祭酒請其是正  
林子一閱稱嘆曰若其事實我未詳焉至文章乃恰  
好僕同志一二人之外未許繕寫不審何緣述傳京  
畿而升玉几上但在足下素入高覽為幸來喻曰潛  
軒正直幹叔等傳歲序壽算稍有奸訛當改定只匪  
大義之所係迺雖不筆亦無妨也僕當時居武陵而  
境邈阻且數十年之後綴集成冊故三子壽算殊罔  
兩識若有差錯奚為不速改乎度幾高明為我可點  
檢脩飾也山崎傳有訛其過寬恕者有議酷傷忍刻

者其論冰炭相反足下久與彼翁交通親見其實迹  
不知為何是來喻疑稱清處士固然僕嚮隱于南岡  
下三三歲時所自號也其後仕南邦便非處士而依  
龔或漫稱而已更無他義敢莫深怪矣中華之士自  
稱其名未嘗稱字矧稱其號乎呼友亦大率稱字未  
必呼號也朝鮮之人無貴無賤於已於人唯稱其  
號而已未敢道名與字苟非華夏之禮也今東都之  
文人叨稱號是倣朝鮮之餘風非我邦之舊典谷老  
儒黑岩翁在此各無恙時止文會常談慕昔遊昔日

洛友多衰謝痛心忍淚律回歲新淑景融<sub>レ</sub>伏願為  
道保護萬惟在嗣音<sub>二</sub>照亮不備

緣松拙翁酬盤泉禪師書

疇昔<sub>二</sub>邁拙翁情話踰時翁攬盤泉禪師幻居集示余  
曰試三四讀<sub>二</sub>迺觀禪師之見解超拔泉石為<sub>レ</sub>惊且師  
廣海之胸不擇細流<sub>二</sub>每我之鄉不阻彼此禪師俾予  
告<sub>レ</sub>卿曰有集中未愜意可指摘可論量卿其細閱而  
可否僕曰嗟乎<sub>二</sub>宜取道於盲借聽於聾其此之謂與  
雖然拙翁有齒德于我其言不容<sub>二</sub>辜負遂携來比者

因我使君成朝覲之禮事務雜錯未遑視之昨夕  
適得少暇倉卒諷誦雖未窺意味之奧漫以為得本  
色秀得自然音若紅葉爛然鋪林風鐵鏗兩懸軒但  
幻居賦一篇固非歐蘇之流又不似漢魏之風其文  
類周子拙賦而句法實異如題日記曰說則幾可也  
醉翁亭記記而用賦體未聞賦而用記體賦是成韻  
響制律非如散文之體也故題曰幻居記則可也其  
他之作間有未雅者有未調者有枯槁者有枯屈者  
非面晤便不能一一扣兩端豈筆語之所克竭乎哉

山居十絕語意俱到格調兼邵風味氣象髮髯石屋  
禪師山居之諸作定識學中峰石屋憨山之類也愚  
意大概若許曲以傳知焉盲聾頑石無敢忌憚祇青  
蓮妙相昭垂慈憐萬亡為幸

芝山存一書卷之三終

